

裴指海 / 著

亡灵的歌唱

在通往自由与文明的路上飘荡着歌声，
或许会直达人心，或许根本无人听见，
因为，歌者只是一个亡灵……



花山文艺出版社

士兵的歌唱

裴指海 /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亡灵的歌唱/裴指海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511-2919-0

I. ①亡… II. ①裴…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65787号

书 名: 亡灵的歌唱

著 者: 裴指海

责任编辑: 刘燕军

责任校对: 齐 欣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1/32/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50×940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919-0

定 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亡灵的歌唱 / 001
革命烈士 / 056
井冈山 / 090
化 鱼 / 123
雪地上的蚂蚁 / 137
士兵与蚯蚓 / 186
苍 蝇 / 211
樱花与刀 / 225
跋：“一切好小说都说真话” / 261

亡灵的歌唱

我是拉撒路，从死人那里

来报一个信，我要告诉你们一切

——艾略特《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一、他们说我是英雄

我在上军校时，一位知识渊博的老教授突然抛开了课本，给我们讲起了新物理学的时间。他说，时间从来都不会流逝，过去和将来的一切都在那儿。他的这种说法把我们都镇住了，但他接着说，这不是他说的，这是一个叫爱因斯坦的科学家说的。

我看着这位老教授，有点发愣。那一会儿，正好有阳光照在讲台上，空气中微小的灰尘在光线下舞动着，那些粉笔末像面粉一样落在他的白头发上。我呆呆地看着他那满头白发，很激动地想，我如果拥有每秒几万千米的速度，我向前跑，就可以赶去参加他年轻时的婚礼；如果我向后跑，那我就可以在几分钟后看到他的葬礼。

当我再次想起这位老教授的奇妙的说法时，我正坐在家乡木扎

北边的山坡上。那是九月的一天，整个大地被绿色的树木和杂草覆盖，野花像星星点缀在夜空，在这片绿色的海洋里随风飘摇。风从村庄吹过，乳白色的炊烟从我的头顶飘过，我闻到了玉米粥和白面馒头的清香。村庄里人影绰绰，美丽的邻家女孩、淳朴的王家大叔、总是背后说人闲话的吴家大婶，他们和鸭子、黄牛和狗一起从大路走过，他们的影子忧伤而诗意，就连那些很土气的狗叫声也是如此悦耳，我甚至想为飘荡在早晨天空中的炊烟写一首诗。

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时间是对的。我和雷老末坐在一块石头上，我们并没费什么劲就看到了几天以后的《麦城日报》，这是我们家乡政府办的一份报纸。在三四天后这份《麦城日报》上，第四版上有一大堆“招聘”广告：“洗头小姐，不会可，包900元/天”“正规足疗保健小姐，日薪千元，食住、安全，全包”“聘！聘！聘！生活助理1名，诚实、体贴、年轻、强壮，能陪出差，月薪万元，无学历要求，×××××××（电话号码）赵姐”。第二版的“社会新闻”有篇报道却说，一个可怜的小伙子到城里打工，在路边的电线杆上看到招聘“生活助理”的小广告，他在应聘的过程中，被人家以交纳“保证金”的名义骗走了三千块钱。报道提醒广大人民，这些小广告就是骗人的，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它的潜台词是说，如果这是真的，就是一件好事了？）接着还有一个报道，说是公安机关通过明察暗访，又打掉了一个洗头房的卖淫团伙云云。我发现雷老末和我一样都有一个坏习惯，看报纸时不按照先后顺序来，总是先看这些活色生香的广告和新闻，并且还看得津津有味。雷老末侧过头，他的鼻梁上淌着一些汗水，在金黄色的阳光照射下，一闪一闪地发着亮光，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把这一份报纸，从第一版到第四版，一个字不漏地抄下来，就绝对是一篇精彩的小说，比那些西方作家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还要有意思。”

我在军校学习《艺术鉴赏》时，听我们那个美丽的女教师讲过

后现代主义小说，因为我曾经有段时间暗恋她，所以还很听话地把她推荐的几个后现代主义小说都看了，但雷老末只上过小学，在我印象中，他甚至还没走出过麦县一步，他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多呢。是啊，他说得没错，我们的生活的确就像一部后现代主义小说，反讽、解构、拼贴、无意义、反英雄，既平凡又疯狂，既庄重又滑稽，一个农业大国居然充满了后工业时代才会流行起来的后现代主义，这本身就很后现代。

我很怀疑地问雷老末：“你怎么变得文绉绉的？”

他抬起头，目光望向远方，那里有无边无际的蓝天白云和通往远方的大路，麻雀尖厉地叫着冲上天空，还有爱情和诗歌、垃圾和阴谋并存的都市。雷老末说：“这些年来，我经常在外面游荡，我甚至还知道你暗恋的那个女教师的名字。”

我惊讶地看着他，他有点得意，脸上荡起一层层向周边慢慢扩散的笑容，就像年长的老人面对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孩。他摇了摇头，安慰我说：“你放心好了，从一个时空跳到另一个时空，对我们来说，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以后我会带着你到处跑着玩的，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我很崇拜地看着他，他的这种说法让我痴迷。就在几个月前，我还在阅读一个叫玛丽·罗奇的美国女记者写的《魂灵——死后生命的科学探索》。那是本讲述人死后，灵魂往何处去的书。玛丽·罗奇宣称，死亡并不是永远的终结，而是另一段生命的开始。灵魂21克，它是永生的。她甚至还很可笑地在全球跑着追寻那些试图用人类笨拙的方法证明灵魂永生的科学家，当然也有人说他们是科学疯子。她的结论是，灵魂是可以自由地在不同的时空中穿梭的，她甚至在书中还记载了与亡者进行电话通信的案例。

玛丽·罗奇是对的。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以为雷老末在给我开玩笑，说的

是印度佛教中“灵魂出窍”的事情。我有这方面的体验，有时我在睡梦中，经常梦到我飘浮在床边，打量着流着口水熟睡的自己，对自己充满了怜悯，有时还会对这个从小挣扎着要离开乡村的年轻军人感到伤心，他在睡梦中还紧紧地皱着眉头。

我朝他笑了笑，摇了摇头，刚要把那份《麦城日报》扔到一边时，雷老末挡住了我，很神秘地凑到我耳朵边说：“你把第一版忘记了。”我皱了皱眉头，按照惯例，一份严肃的报纸在第一版是从来不会给我们开玩笑的，那是专门让领导看的。

雷老末把第一版展开铺在他的腿上，手指捣着头版一篇很长的文章问我：“你难道不想看看这篇文章吗？”

这是一篇典型报道，题目是“军校学员勇救落水少年光荣牺牲，英雄被授予‘见义勇为’称号”。这是一个英雄遍地的时代，这类报道我看过很多了，也经常学习，还写过很多“学习体会”，决心要向英雄学习，也做一名英雄。事实上我很清楚，我不可能是个做英雄的料子，有点多愁善感、有点犹豫不决，这样的人只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我是个军人，除非有战争，在职业道德的驱使下，我才有可能成为一名英雄。但在这个和平年代里，我注定只能是这支庞大军队中默默无闻的一个，在等待战争渴望成为英雄中慢慢变老。

雷老末有点执拗地又用手指重重地捣了捣那篇新闻：“你还是看一看吧，你看了以后，肯定会有触动的。”

他一脸真诚地看着我，眼神温柔，就像情人的目光，还有一点儿哀求的意思，像一个可怜的小兔子，充满无助和忧伤。我如果不看的话，他说不定会流出伤心的泪水来。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我就看了。

军校学员勇救落水少年光荣牺牲，英雄被授予

“见义勇为”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张瑞钢）麦县政府昨天上午决定，授予勇救落水少年的军校大学生孙国栋“见义勇为英雄”称号，号召全县人民向英雄学习。

8月30日傍晚，天气闷热，玉米镇木扎村一些淘气的孩子在村子东边的麦河水库游泳。他们正在水库里打着水仗闹着玩时，突然，一个叫雷小强的少年滑到了深水中，挣扎着双手呼救。河边的孩子吓坏了，大声地哭喊着：“救命啊，救命啊！”

眼看雷小强就要被河水吞没，正在家里过暑假的军校大学生孙国栋正好路过这里，听到有人呼救，就一边往河边跑着，一边脱着身上的衣服，毫不犹豫地一个猛子扎进水中，抓住雷小强往岸边推去。两个人在水中挣扎着，体力不支的孙国栋用尽最后一点儿力气，把雷小强猛地推向岸边，然后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就沉入了水中。英雄并不会游泳……

孙国栋今年23岁，是个品学兼优的军校大学生，明年就要毕业了。

昨天下午，麦县县委常委、副书记李应天一行来到英雄的家里，给英雄的家人带来了“见义勇为英雄”荣誉证书，送来了6000元的慰问金。李副书记紧紧握着孙国栋父亲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他说：“孙国栋同学是党的好儿子，是麦县人民的好儿子，为千千万万当代青年展示了一位优秀军校大学生舍己救人的崇高精神，是全县党员群众学习的好榜样，是麦县人民的骄傲，我们要把他当作全

县重大典型进行宣传报道……”被救的少年雷小强所在的木扎小学的学生们也自发地赶来了，他们给英雄献上了花圈，木扎小学校长吴小梅紧紧拉着了孙国栋母亲和父亲的手，流着泪水连声感谢他们养育了一个好儿子：“他并没有走，他的崇高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们。我们都是你们的儿女，千千万万的木扎小学的学生们都是你们的儿女，你们为国家为人民培养了一个合格的大学生，人民永远感谢你们……”乡亲们含着热泪说：“国栋娃儿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他是个好孩子，不但是我们村的骄傲，也是麦县人民的骄傲，他会始终和我们在一起，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被孙国栋救起的落水少年雷小强是木扎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他已经哭肿了眼睛，他的父母都很伤心，说他们对不起孙国栋，这笔感情债他们是一辈子也还不完了。雷小强抹了一把眼泪，强压着悲痛，对英雄的父母亲说：“国栋哥哥为了救我而牺牲了，但你们放心，我以后就是你们的儿子了，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也要去上军校，完成国栋哥哥没有完成的遗志……”

麦河在呜咽，村庄在悲痛，人民在怀念。

记者还电话采访了孙国栋所在军校的学员队王队长。他沉重地告诉记者，孙国栋是个品学兼优的学员，他的这一壮举，体现了“人民子弟兵，一切为人民”的伟大传统，学校正在号召全校官兵向英雄学习，校领导近日还要亲自赶到麦县去看望慰问英雄的家人，悼念英雄。

这篇报道没什么文采，但我不能不认真地看上好几遍。

我以为自己眼睛看花了，趴在那张报纸上，指头摸着那些字，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没有错，白纸黑字，我甚至能闻到每个铅字散

发出来的油墨香味。我用手在上面使劲地擦着，不但没有把那些字擦掉，还在手指上留下了一层黑色的油墨。我的手颤抖起来，整个报纸哗哗地响着，那些铅字慢慢变大，像一颗颗子弹飞了过来，划过空气，带着炙热的火焰射进了我的胸膛，我听到了胸口的肌肉被它们啃咬的滋滋的声音。我想站起来，冲着家乡木扎，冲着大地和天空吼上一声，把压在我心口上的那些字吼到空中，让它们在无边无际的风中消失。我慢慢地站起来了，但我的嘴巴张了张，什么都没有吼出来，那份报纸像一堵倒塌的墙压在我的身上，让我无法呼吸，那篇报道的每一个字都变成了一块又一块沉重的石头，重重地击打着我的心脏。我紧紧地捂住了胸口，支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去，但泪水却不可抑制地流了出来，滴在报纸上，慢慢地扩散开来，整个报纸变得越来越重。我颤抖着身子，瞪大眼睛看着雷老末，巨大的悲伤吞没了我：我就是孙国栋！

我已经死了？

雷老末仰着头，直直地盯着我，他的声音像木扎风中飘荡的树叶一样含混不清：“你真的死了，你如果没有死，你就看不到我了，咱们都是死人。再说了，报纸上白纸黑字也写着你死了。以后的动静会越来越大的，你还会被评为‘革命烈士’，你在军校里那个班还会被命名为‘孙国栋班’，你的一些同学会来看你，甚至还有你的一些战友也会赶到木扎来，他们带着小白花，扔到麦河里悼念你……”

我愣愣地看了看他，他很认真，脸上充满了亲人一样的怜悯和温柔，他试图用这种表情来安慰我，但这有什么用呢？我其实应该早就想到这一点了，他死于二十年前，我甚至在他生前就没见到过他，现在却像一个老朋友一样蹲在这块石头上聊天，一切都那么自然，我甚至都没问过他，我怎么会和一个死人在一起呢？玛丽·罗奇在《魂灵——死后生命的科学探索》中说，刚刚死去的人并不会感觉到自己已经死了，在那一刻里，他的灵魂甚至是欢愉的。只有

等到他确信自己已经死时，他才会感到悲伤与难过。是的，我现在已经感受到自己是个亡者了，我把手伸出去，想把一棵小草掐断，我把身上的劲都使出来了，但那棵小草却依旧生机勃勃地向上长着。我把脚踢向了一棵树，我的腿却从那棵树的中间穿了过去，没有任何来自肢体的感觉，灵魂像烟一样。我回头看了看木扎，看到了明亮如镜的麦河，看到了金黄色的麦秸垛，看到了天上飘着的棉絮一样的云彩，也看到了我正躺在我家院子里，那些亲人们的哭声像夏天被惊起的麻雀一样在木扎的上空飞翔。我是死了。

雷老末笑了，他说：“你应该感到高兴，你是个英雄！”

我摇了摇头，脸上的泪水像蜘蛛吐出来的丝一样覆盖了我的脸庞，巨大的悲痛与伤心是波涛汹涌的麦河河水，它们漫过了我的整个身子，涌进我的嘴里，像海水一样苦涩。我使劲地从这片海水中露出了脑袋，贪婪地呼吸着充满庄稼清香的空气，我一点儿都不想死。是的，我是一个军人，学员队王队长没有说错，人民子弟兵，一切为人民，如果遇到了一个落水少年，我是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救他的，但我也不能因此死掉，最好是我既能救了人，也能保全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军人，最好的结局是在最后一场战争中死于最后一颗子弹。这是那个叫巴顿的军人说的，有人说他是疯子，但我们军人都当他是英雄。我想当这样的英雄，而不是一个被可笑的河水淹死的英雄。

二、往事并不如烟

我躺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身上盖了一层白布，但我的头还露着，这样可以让每个亲人都能看我最后一眼。我很难看，嘴巴半张着，整个脸庞瘦得不成样子，几乎像个没肉的骷髅了。我的眼睛黯淡无光，瞪着家乡瓦蓝色的天空，空洞而又怅惘。我的身体四周放满了

冰块，还有花露水和呛鼻的酒味，天气很热，他们怕我发臭了。可能我已经散发出了臭味，但我已经闻不到了，我好像有点感冒，鼻子有些塞。我感到伤心和难过的是，家里人还特地给我穿上了我最喜欢穿的军装。他们以为这能抚慰死者，但他们错了。穿着军装的死者是神圣的，我虽然是救人了，但我还是觉得被平淡无奇的河水夺去生命是件窝囊的事情，我宁愿这时换上一件便装。死者身上的军装应该是被子弹撕破的碎片，是为祖国流出的鲜血染红的，而不是像我这身军装干净得甚至连块泥巴都找不到。我飘在空中，倒挂在树枝上，俯视着自己丑陋的尸体，我被河水窒息而死的样子让我害羞，有一会儿我甚至闭上了眼睛，还想抽身从这里慌慌地逃走，再也不看自己一眼。我已经死了，但我为什么还会像烟一样飘荡在木扎？这难道就是玛丽·罗奇讲的灵魂吗？我小时候并没有看过她的书，但在乡村无数的传说中，灵魂是存在的，它只有在过了奈何桥，喝了孟婆的迷魂汤，才会迷失。我本来不应该相信这些的，我是个军人，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但我现在确确实实地看到了我死后的难看的尸体。

我清楚地记得，乡亲们把我从麦河打捞出来后，把我放在我家堂屋里。母亲还不相信我死了，她瘫坐在院子里，挣扎着要到麦河边去，她高声哭着喊着说我没死，我还在河边。村里的妇女们陪着她，一边说着安慰的话，一边陪我母亲抹着眼泪。母亲哭得没有力气了，她的泪水把干燥的大地都濡湿了一大片。母亲的嗓子已经哭哑了，但她仍旧不肯进来看我一眼，她仍然在哭着说我没死。一直到中午时，母亲才停止了欺骗自己，她的头发被她扯得像堆乱草一样，她几乎是被那些妇女拖进了堂屋的。她一看到我就瘫倒在了地上，她伸着手，叫着我的名字，艰难地向我蠕动着，哭着喊着：“娃啊，娃啊，你让我好好看看你……”快到我跟前时，她身上突然有了力气，把那几个妇女甩掉，猛地冲到我面前，长满硬茧的手抚摸

着我的脸，大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好像我还没有死，只是睡着了。我很心疼，从屋梁上跳下来，站在她旁边，想去帮她，我把手放在她肩上，想安慰她，但又想不出来要说什么，我使劲地想了半天，想起了三四天后《麦城日报》上那些活色生香的广告和那篇报道。是的，我是英雄，一个将被树为典型的英雄了。我于是就想起了我当新兵时，指导员带着我们学习《为人民服务》，那里面有许多语录非常激励人。我就俯下身子，轻轻对母亲说：“妈，人固有一死，有的人死得重如泰山，有的人死得轻于鸿毛，我的死就重如泰山。你别哭了，应该为我感到骄傲才是，你歇一会儿吧。”母亲却好像没有听见一样，继续呜呜地哭着。我这才想起，我已经死了，母亲是永远也看不到我了。

我无奈地转过身去，看见了父亲。他跪在我的脚那边，头几乎要抵着地了，双肩抽搐着，黄色黏稠的鼻涕掺着泪水，已经拖下很长了，但他顾不得去擦一下。他的嘴巴歪到一边，露出被旱烟袋熏黑的牙齿，舌根通红，就像发炎了一样，他的嗓子已经嘶哑了，这使他的哭声更加难听，就像一个沉重的油锯啃咬着树干不停地来回尖叫。他一边哭着，还一边在喃喃地说着什么。我仔细地听了听，他在哭诉着他对不起孙家的列祖列宗，让我死掉了。他的声音虽然刺耳，但并不是很高，这和母亲用尽力气的悲伤不同，但他的悲伤一点儿都不亚于母亲，他不但为我的死去而伤心，而且还想到了孙家从此要绝后了。这是一个男人的痛苦。我是孙家唯一一个男孩，我上边只有一个姐姐，并且我们有二十来年没有见过她了，我们甚至不知道她是活着还是死了。

孙家算是彻底地完了。

村里的大人和小孩挤在四周看着我，大人们用悲伤的目光交流着，低声地说着惋惜的话。小孩们个个紧绷着嘴巴，带着和他们年龄不相符的严肃表情看着我，偶尔会露出害怕的眼神来。乡亲们能

到我家来帮忙的都来了，他们面色沉重地在我家院子里走来走去地忙碌着，每个人都哭丧着脸，配合着我们家人的悲痛，充满了温暖的人情味，就连那些我们孙家得罪过的人家，从前可能把我们恨得牙痒，甚至会盼着我们全家死掉的人，此时也会觉得这太惨了。一个军校大学生，眼看就要毕业了，成军官了，要光宗耀祖了，说死就死了。心眼再小的人，也会生出无限的同情来。我在人群里张望，看到了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那些父老乡亲，压抑不住的悲伤使他们更加可亲，像我的亲人一样值得我永远尊敬。我如果没死，我做梦也没想到，乡亲们会这样看待我，我一直以为，我讨厌家乡的每一个人，家乡的每一个人也都讨厌我。作为农民的儿子，谁都想离开这片土地，再也不回来了。我当兵是这样，考上军校也是这样，我甚至从来都没想过要在家乡娶一个女孩做我的老婆。如果有可能，我愿意永远离开这片土地。我飘荡在我家满是牛粪和猪屎的院子里，跟随着每一个在我家忙碌的乡亲，他们堆满皱纹的面孔比我见过的所有的人都要美丽。

一个诗人说过，我为什么泪流满面，因为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

木扎，这个美丽的村庄，我将长眠于此，请你永远都要陪伴着我。

我看到了雷铁虎，他是雷老末的父亲，也是我救出来的落水少年雷小强的爷爷。他现在已经很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拄着一根拐杖，颤巍巍地站在我家院子里，他嗓子里总像含着一口痰，走到哪里都咳个不停。他站在那里，混浊的眼睛里突然就有了泪水，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噙动着嘴巴，喃喃地说：“世事无常啊，我们这些不中用的人没死，人家好好的娃子怎么说死就死了呢？老天没长眼啊！”他好像是对身边一个中年妇女说的，但那人没有理他。他这种年龄，已经没有人会喜欢或者重视他了。我感到奇怪，雷小强

并没有跟在他身后。他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爷爷走到哪里，他就会跟到哪里，就像他的尾巴一样。再说，我是为救他而死的，他今天怎么没来呢？他的父亲雷大娃也没有来，甚至连他的儿媳妇也没来。他们雷家的人为什么不来呢？他们至少应该来看看我啊。

我蹲在我家墙头上，托着腮，皱着眉头，看着这个连路都走不稳的老人，苦笑着摇了摇头，我怎么会这样想呢？我已经是个死人了，还计较这个干什么呢？如果我真的是个英雄，我就不应该要求回报，他们就是把我忘了又有什么呢？在我们这支伟大的军队里，最多的就是无名英雄。我算什么呢？

人群里有些骚动，我抬起头，阳光在那一会儿，刺疼了我的眼睛。一个陌生的妇女拉着一个小女孩，身后跟着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我家门前。她显然走得很急，穿着碎花短袖的上衣几乎被汗水湿透了，露出了藕一样白的胳膊。头发被汗水浸湿贴在额前，虽然她已经有三十七八岁了，但她看上去还很漂亮，眉毛细长，眼睛大大的，但她和我母亲的眼睛一样红肿，脸上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她双脚跨进我家大院，突然就丢掉了手里牵着的小女孩，发出了一声尖厉的哭声：“妈呀妈呀，我来晚了，妈呀，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不给我说一声……”父亲和母亲都抬起了头，他们张大嘴巴，吃惊地瞪着眼睛看着那个妇女。她扑到了母亲的跟前，抓着了母亲的胳膊，放声大哭：“妈呀，你不能再哭了，国栋不在了，还有我啊，我是你女儿啊……”

我一下子呆在那里，做梦也没有想到，姐姐会在这个时候回来了。我贪婪地打量着她，舍不得眨眼睛，想把她脸上的每一条皱纹、每一句话都刻在心上。我无数次想象过姐姐的模样，今天终于看到她了。虽然她很悲伤，但仍旧掩藏不住她年轻时美丽的容颜。我无数次想象过我们姐弟重逢的场面，却怎么也没想到，只有在我死后，我才能看到姐姐。我的泪水又涌了出来，要是我生前能看到

她该多好啊。

母亲抬起胳膊，擦了擦眼睛，愣愣地看看她，又看了看那个中年男人，那个男人有点不安，紧张地搓了搓手，嘴唇蠕动着，但什么也没说出来。母亲的目光落在了那个小女孩的身上，那个中年男人像是得救了一样，忙把那个小女孩往前面推着，嘴里一个劲地说：“喊姥姥，喊姥姥。”小女孩却像被吓着了一样，胆怯地看着脸上都是鼻涕眼泪的我母亲，使劲地往后面躲着。母亲又看了看姐姐，眼睛使劲地瞪着，茫然地问她：“你真是小玲？”姐姐哭着点了点头：“妈，我是小玲，我是小玲，我回来了……”

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站起来了，慢慢地蹭了过来，伸出手拉起了跪在地上的我姐姐，他的手在不停地颤抖着，好几次都从姐姐的胳膊上滑了下来，他的腿也是颤抖的，目光带着一些不安和讨好，他的嘴巴蠕动着，想对我姐姐说些什么。那些微小的灰尘颗粒在空中左右上下地翻动起来，悲伤的气氛里夹杂着一些想不到的小小的惊喜和意外，撞在一起，空气也是颤抖的。父亲终于说出话来了：“小玲，你也别哭了……”话刚一出口，他自己却又哭了起来，哭声里除了悲伤，竟还夹杂着一些小小的委屈。他看看我，又看看我姐姐，是的，他的哭声不再仅仅属于一个成年男人的痛苦了，也是一个悲伤、委屈的孩子的哭声了。三个人蹲在那里呜呜地哭成了一团……

我悄悄地出来了，我怕我会忍不住也放声大哭的。我一直知道我有个姐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我也许见过她，但我那时只有一两岁啊。

我妈妈在我上中学时，曾经告诉过我，姐姐说过，她就是死了也不会再踏进孙家一步的——你们永远都别想再看到我！是的，我父亲和母亲的确都伤害过她，他们都没想到，她会在这时重新回到我们家。父亲和母亲不仅仅是在为我而哭泣了，那哭声里也有对姐